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刘 莹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37)

摘 要: 认同需要内容和结构两方面支撑,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支撑起认同的内部同一性,而同一性则与排他性共同构成认同的平衡结构。中俄同属转型国家,同样面临构建国家认同的挑战。俄罗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以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思想支撑的内部同一性,又利用外部排他性维持了国家认同的基本结构。普京在重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通过恢复传统历史文化和权威主义制度安排再造了认同的内部同一性,但却因为过度强调垂直权力体系和与西方的对抗导致认同内容和结构的失调。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文化传统和转型社会矛盾问题上异同并存,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借鉴俄罗斯发扬历史文化传统重建国家认同内部同一性的经验,但要警惕过于强调排他性的危害,而将构建当代中国国家认同任务的重心放在社会、国家和国际三个层次上,通过加强公民社会、超民族文化认同和建设具有世界认同能力的价值观,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内容和结构上的再充实,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复兴。

关键词: 俄罗斯;中国;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D 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6)03-0123-09

俄罗斯既是一个横跨欧亚、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大国,也是一个内部政治和文化结构复杂的转型大国。与中国一样,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几乎与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同步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认同构建的路径反映了上述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俄罗斯政治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视角,更有助于反思当前我国面临的相似问题。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体,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①]国家在把人类社会组织转化为一个契约共同体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国家认同反映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内部文化聚合力、政权合法性以及外部国际地位进行保护的能力和效果,“它是和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同步配套出现的现代价值”。[②]国家认同与政权合法性及国家发展道路问题都关涉密切,认同对国家内部稳定和国际竞争力都产生重要影响。[③]对中俄国家认同构建的研究实际上反映的是对转型大国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

国家认同要同时具备内容的统一和结构的平衡;俄罗斯国家认同构建经验与其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发展特点相关,目前面临内容纳新不足、结构“失重”的困境。中国既要学习俄罗斯通过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促进转型社会内部凝聚力的经验,也要警惕其在认同结构上对排他性的过度强调,而要将构建当代中国国家认同任务的重心放在社会、国家和国际三个层次上,通过加强公民社会、超民族文化认同和具有世界认同能力的价值观的建设,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内容和结构上的再充实,真正实现“中国梦”旗帜下中华民族精神的复兴。

收稿日期: 2015-11-18
作者简介: 刘莹,女,北京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基金项目: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信仰体系与政治发展”(编号:13JJD810001)。

①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 年第 6 期。
② 金观涛:《历史的巨镜》,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 页。
③ 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 年第 6 期。

一、认同基本概念及俄罗斯国家认同构建道路

现代民族国家是“以国家为标识和认同核心的主权国家”①;就其内部多元性来说,吉登斯认为,称“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比称“民族国家”(nation-states)更为合适。② 因此,它既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同时,现代民族国家又是处于全球化话语结构中的行为体,认同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影响人们行为的新变化。③

简言之,认同就是认为自己是谁和属于哪个群体,这要求将个体置于群体之中,还要从相似和差别两个方面解释:认同首先要具备内部同一性,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要具有某种共同特质才能保持统一;认同还要有外部排他性,即只有在此群体与“他者”的对比差异中才能凸显自身的独特性。易言之,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人们因为认识和感情的趋同而有所依赖和归属,同时又因为这种相同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形成群体认同的排他性,④从而进一步加强和提升自身的认同感。认同要同时具备内容的统一和结构的平衡,内部同一性和外部排他性构成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化可能强化了统一和差别的意义。⑤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认同在国家内部维系的是一种统一,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在外部世界参照下,则是一种将自己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的意愿,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⑥ 构建国家认同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双向过程,政治上的统一要求与文化上的认同共同发挥作用。⑦ 从基本内涵来讲,研究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必须要注重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两个基础因素;国家不仅依靠政权、制度、国力等物质性因素树立认同,还需要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在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人们传承文化传统,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两者是一种“因果重合”。⑧

传统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形成与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形成路径主要以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文化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从最初的依靠地域、血缘和多神教因素形成族群认同,到通过引入基督教为国教借助宗教思想实现跨血缘和地域的文化认同以及为大公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再到借由反抗蒙古入侵接受东方专制主义为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的基础,⑨最终在统一的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在“第三罗马”救世主义思想的助推下,国家认同的文化和制度两方面内容——东正教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彼得一世西化改革的影响下,俄罗斯国家认同结构增加了外部“他者”对比,促成了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在沙俄大举向外扩张的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了著名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的“三位一体”公式,以官方形式明确了国家认同的具体内容。⑩ 苏联以共产主义

---

① 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④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⑤ 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D. Held & D. Archibugi (Eds.), *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 Agenda for a New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95, p. 96.
⑥ 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⑦ 黄岩、乌峰:《国家认同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⑧ 安东尼·吉登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6页。
⑨ В. А. Тщнких, Ю. Л. Ярецкий,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правовой мысли России*. 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1999. С. 13.
⑩ А. Зорина, *Письмо Николаю I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М., 1997. № 26. С. 96 – 100.

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政权取代了旧的国家认同基础,但仍是以极权主义保证国家认同内部的同一性。传统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路径就是一个在保证内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前提下、不断平衡内部同一性和外部排他性的过程。俄国文化史专家比林顿曾经指出,从历史形成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国家认同至少受到地理条件、宗教以及俄国与西方关系三个基本要素的影响。正是在与西方的“他者”对比中,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同一性更加突出,西方因素对俄罗斯自我认同结构的形成有重要影响。①

二、当代俄罗斯国家认同构建的经验与困境

在经历苏联解体和自由化改革失败后,俄罗斯国家认同重建的任务落在 2000 年担任总统的普京肩上。通过践行“可控民主”(managed democracy/управляемя демократия)和“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治国理念,普京通过恢复传统文化和加强制度控制重建了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又在此基础上适时引入“他者”概念,重建国家认同的结构。普京重建俄罗斯国家认同所走的是一条以思想和制度巩固认同内部同一性,又兼顾认同结构平衡的道路。

普京 2000 年担任俄罗斯总统后,首先提出不打算恢复设立国家意识形态,但他又强调:“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但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普京施政以“强国富民”为口号和目标,首先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恢复国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管控,增强民生和国力,以此为基础重建国家认同的内部同一性。

与历史上形成认同内部同一性的方式类似,“普京主义”也是通过传统文化和权威制度两个支柱构建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首先,普京主张借助传统文化力量、特别是东正教信仰统一俄民族思想,强调尊重历史和爱国主义传统,将国家建设与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特别是宗教文化联系起来:“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应该不仅符合民族的政治文化,而且要与民族的政治文化一起发展。只有这样,政治体制才能既是灵活的,又是稳定的。”③普京任期内不仅大力扶植一度被压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将宗教思想文化引入学校甚至军队教育体系,而且在总统就职典礼等正式官方场合都邀请东正教领袖列席,彰显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国家地位。俄政府还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加强文化传播力度等措施,增强人们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尊重,从而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一些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传统价值观因素重新回归社会,帮助重建民族信仰。其次,“普京主义”通过实施“可控民主”建立起权威主义的制度框架,在经济上打击寡头,恢复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使俄罗斯经济成为“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垂直权力体系,调整联邦组织结构和议会选举机制,大力扶植政权党控制政坛,成立“社会院”有控制地发展公民社会。普京认为,“国内执行权力体系的统一是加强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而“首先应该无条件地保证所有垂直的执行权力机构的行动的统一”。④

如果说普京的第一任期主要通过恢复传统文化力量和权威主义制度来重建国家认同内容的内部同一性,那么其第二任期则通过引入“他者”概念,用实施“主权民主”的方式重建国家认同的结构。在理念上,普京主要通过强调俄罗斯文明的

① Лев Гудков, *Структура и характер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5 апреля 2004 года, http://polit.ru/article/2004/04/05/national_identity/

② Владимир В.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уже тысячи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 года.

③ 《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86 页。

④ 《战胜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在俄罗斯联邦个地区首脑参加的政府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普京文集(2002—2008)》,第 134—136 页。

独特性和使命感、外部威胁和挑战的紧迫性以及俄参与国际竞争的意义来构建“他者”的存在,在具体措施上则通过扶植民族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和采取务实、主动外交的方式来打造俄的大国形象。普京认为,俄罗斯在国际上应被看作是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并且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己独立立场的国家”。① 通过保护和发展俄语语言文化、成立俄语基金会、设立“总统图书馆”、扶植民族电影、文学、戏剧等措施,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内部文化认同,巩固内部同一性,同时放眼国际。对外政策上,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伊朗核危机、中东和平进程、欧亚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等国际事务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参与姿态,同时改善并强化与中国、印度、上海合作组织等具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还一改对西方被动、消极的态度,对北约东扩、美国部署反导系统等单边主义行为做出强硬回应,致使俄美关系陷入“新冷战”的紧张态势——“普京主义”施行的这种“全方位外交”,“不仅对俄国内产生了巨大作用,对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提升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拓宽了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俄罗斯对世界政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不断增强”。② 正是经由这样的路径,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外部排他性被构建起来,认同结构趋于稳固。

有证据显示,普京担任总统的前两个任期,俄罗斯不仅出现了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力大为增强等可见的改观,还取得了一些隐性的进步。虽然社会思想仍处于多元状态,但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认同度却大为提升。当时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0% 的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公民”的身份表示认同③,同时普京的民众支持率也一直稳定在 70% -75% 左右,2008 年更达到了逾 80% 的峰值。这表明,通过文化和制度对内部同一性的建构,“普京主义”让执政阶层和社会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④,而确立大国身份的外部对比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内部凝聚力。“普京主义”不但恢复了国内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保证了国家认同的内部同一性,也为这一认同搭建起了一纵一横相对平稳的结构,带领俄罗斯走出了国家解体、认同缺失的困境。

2012 年开启的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俄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均发生了巨大改变,俄罗斯经济发展形势不再乐观,其与西方国家的龃龉日益频繁,国际形象出现下降趋势。俄罗斯社会也出现了犯罪率上升、酗酒情况严重、教育人才流失等一些道德倒退的迹象。更为明显的是,从 2011 年年底开始,由杜马选举舞弊风波引发的“倒普”行动动摇了普京执政的合法性,俄罗斯现有政治制度模式受到很大质疑。普京个人支持率下降、国内政治动荡、俄国家形象衰退等都说明俄罗斯再次面临国家认同困境。其实,早在梅德韦杰夫接任普京时,“普京主义”就已经受到挑战。梅氏提出“全面现代化”的理念,强调国家发展不能离开社会的现代化,即“新的现代化是要在更高文明的基础上、沿着民主的道路来实现……不是靠对抗而是要使个人的、社会的和国家的利益相融合”。⑤ 这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普京主义”过于强调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但对国内民生忽略的弊病,也即当前俄罗斯国家认同内容和结构的潜藏矛盾。“普京主义”在某一阶段曾经有助于国家认同的重建,但当其执政“不以公民为导向”时,这一共识也走到了尽头。⑥ 可以说,普京以国家主义为特征、谋求向外输出影响力的“欧亚一体

---

① 《希望青年为俄罗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会见俄罗斯青年组织代表时的谈话速记稿》,《普京文集(2002—2008)》,第 508 页。

② 李渤等:《俄罗斯政治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4 页。

③ http://wciom.ru/index.php? id=515&uid=114751

④ Tom Parffit, *Putin's world outlook*, http://newleftreview.org/II/88/gleb-pavlovsky-putin-s-world-outlook

⑤ Д. А. Медведев, *Россия, вперед*! 9 декабря 2010 года, http://www.gazeta.ru/comments/2009/09/10_a_3258568.shtm

⑥ Tom Parffit, *Putin's world outlook*, http://newleftreview.org/II/88/gleb-pavlovsky-putin-s-world-outlook

化”战略①注重政治稳定和对外发展,但却忽视了认同内容和结构的协调性:内部,民主化的进一步深入促使公民社会快速发展,导致曾经支撑认同内部同一性的传统文化和权威主义制度逐渐失去整合效力;外部,“普京主义”一再强调“主权民主”的大国意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西方中心主义出现抵触冲突,导致国家认同结构中的排他性比重过大,也容易滋生排外主义和沙文主义。

近期一份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人比较认同(63%)自己“俄罗斯联邦公民”的身份,而在对习俗、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与国家的联系上,认同的人却在 5% 以下。② 这表明虽然俄罗斯人较为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但这种政治认同却缺少文化认同的支撑,形成一种缺乏公民参与和互动的单向服从式认同;另外,政治认同和地域认同是当前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基本形式,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没有与上述两种认同很好结合在一起;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也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难以带来集体归属感,甚至形成分裂国家认同的地方民族主义。③ 当代俄罗斯的国家认同还受到传统文化加外来文化的干扰,甚至还出现了以民族文化取代国家政治文化形成“文化民族主义”的现象。④

当前的俄罗斯国家认同似乎仍在维持旧有的内容和结构模式,即继续加强传统文化和权威制度维系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保留民族国家“统一的文化密码”,⑤同时强调外部排他性,将国内发生的矛盾归咎于西方对俄罗斯的排挤和打压,这是用外部排他性巩固内部同一性的一种方式,但却无法掩盖俄罗斯日益加深的内部矛盾和国家认同的结构性危机。

三、俄罗斯国家认同构建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作用

中俄同属转型大国,在政治文化传统、国家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结构、转型社会内在矛盾等方面异同并存,特别是在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传统、发展路径和所面临的困境上,有一定相似之处;俄罗斯重建国家认同的经验和教训,也能对中国起到启示的作用。作为对“叶利钦主义”的扬弃,“普京主义”找到了重建国家认同的三个基本原则,即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从西化改革到恢复传统、从历史虚无主义到尊重历史,从而形成了用传统文化取代共产主义信仰、用爱国主义取代盲目西化、用意识形态取代认同缺失的“三位一体”思维模式。普京既批评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违背全球化的大趋势,又强调国家不能四分五裂,也不能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主张既要借鉴历史,又不能盲目延续传统,还要兼顾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既赞成捍卫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又反对全盘抄袭西方的制度模式。可以说,“普京主义”尝试走的是一条介于历史和现实、东方和西方、权威和民主之间的中间道路,它的既往成绩和瓶颈困局对当前我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相对西欧国家来说,中国和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国家。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率先出现的是国家”;而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历来屈服于国家”,宗教教义无法像在西欧国家那样催生出法治传统和制度化进程,致使权力集中的国家主义模式在中俄能够长时间发展。⑥ 国家主义的传统在中俄历史上由来已久,也是当代两国国家认同的重要指向,国家对

---

①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кач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оммерсант*, 6 февраля 2012 года.

②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змер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вызовы, 3 июня 2014 года, http://wciom. ru/index. php? id = 270&uid = 114719

③ Ibid.

④ Миша Дегтярев, *Риторика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ладимир Малахов об угрозах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24 декабря 2013 года, http://theoryandpractice. ru/posts/8285 – border

⑤ 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文集(2012—20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17 页。

⑥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 页。

族群的建构作用也十分明显。

可以说,在国家认同内容(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建构上,普京正是利用了本国政治文化的国家主义特点,借助传统历史文化和权威主义制度恢复了国内社会对国家文化和政治的认同,重建了国家认同的内部同一性。因为,“按照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所有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神权政体或社会主义的”。① 但是,在国家认同的结构建构上,“普京主义”过于强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东西方因素对立和源自东正教的救世思想,导致认同结构过于强调“他者”对比和对立;当认同建设的重心开始偏重外部排他性,或者说认同的内部同一性要靠外部排他性来维持时,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也开始极易滋生。②

中俄在政治文化传统上,既具有国家崇拜、集体主义和道德至上的共同特点,也在宗教信仰和与西方的关系上存在较大差异。③ 如果说共同的国家主义特性可以帮助构建认同内部同一性的话,那么两国的政治文化差异则是决定国家认同结构建设的关键因素。俄罗斯一直难以在东西方文化中寻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对西方文明持既希冀融入、又嫉恨排斥的态度,东正教信仰中的救世主义思想更是助推了这种倾向;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虽然受到过西化影响,但一直能够保持自身的认同定位,没有被同化和侵扰,保持了一种“超稳定结构”④,而且对西方文明所持的态度是开放且包容的。同时,不属于宗教范畴的儒家治国思想强调“和而不同”的动态平衡,并不以对比冲突为要义。易言之,在国家认同的结构建构上,俄罗斯需要西方这一“他者”来证明自身的存在,而中国并不需要这个对比来巩固内部认同的同一性。如果说,当前俄罗斯国家认同构建的主要问题是急于用外部排他性来维持内部同一性,导致结构失衡,那么目前中国在建设国家认同上的问题则恰恰相反,出在内容、而不是结构上。

首先,审视当下的中国,转型是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但在目前对中国社会再造的讨论中,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的纵向、也即基于物质财产和社会地位差别的分层,而基于文化和价值认同差别的横向分层只处于附属地位,但后者恰恰对国家认同的内部同一性和社会稳定和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纵向分层的管理目标是控制和缩小差别,而横向分层的管理目标则是保护和维持社会多样性的活力,这是一种超物质的需求,关乎文化弱势群体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权利。⑤ 这并不与国家认同的内部同一性构成矛盾,相反却能够为其提供创新性和长期合法性。作为已经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的俄罗斯,在消除社会横向差别方面做得并不十分成功,权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应该汲取俄的经验教训,在用发展作为解决横向分类和谐问题的杠杆时,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制度创新来保证文化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和分享权。有学者认为,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问题在于不健全性,即国族认同的高涨与公民认同的滞后。中国应走出对次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探讨,重视意识形态、民族识别、威权体制等一些可能影响国家整体认同的制约因素,关注大众参与和公民认同建设。⑥ 在公民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应当确认,同一性应该是民主基础上的一致,自由也必须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自由。新时期国家认同建设既要依靠传统信仰,也要谋求创新意识,还要进行制度完善,争取实现从个人权威最终过渡到制度权威。在这一过程中,还要注重精英知识分子的作用、公共教育体系(文化同化的主要手段)以及公共行政的语言选择,大众传播作为一种整合机制,

①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42 页。

② Игорь Эйдман, *Что такое Путинизм*, 8 мая 2014 года, http://www. kasparov. ru/material. php? id = 53E0B2745B538

③ 参见关海庭、刘莹:《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 期。

④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11 页。

⑤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前言”第 3—7 页。

⑥ 贺东航、谢伟民:《中国国家认同的历程与制约因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年第 4 期。

对社会内在凝聚力和国家认同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①

其次,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分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决定国家认同建设成败的关键。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是既成事实,但当前对民族问题的讨论通常把这种多样性与汉族文化的同质性对立起来,这割裂了中华各民族内部客观存在的文化连续性,同时也强化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在我们看来,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不在于其形式的多样性,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既高于个体认同又被各个民族个体认同、既高于族群文化认同又结合政治认同的民族国家认同。在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家认同应当是一种高于各个民族认同的高层次的认同意识。② 以历史为参照,民族国家认同的三个重要组成因素: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在独立后的俄罗斯都发生了改变。俄罗斯帝国在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建立在共同语言、宗教和国家基础上的自我意识,促使生活在苏联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形成了一致的文化认同。苏联解体破坏了这一建立在超民族基础上国家认同,独立后的俄罗斯国家认同建设必须要与多民族文化认同结合在一起。新的俄罗斯认同不仅在民族文化基础上与以往不同,而且还因为制度变迁导致社会思想与传统文化基础相冲突,文化认同对象也变得更加多元。新俄罗斯希望依靠政治精英推动和传统文化基因建立超民族的国家认同,重新让国民知晓共同的历史渊源,建立共同命运的意识和对延续国家历史的使命感。这在普京任职总统的前两个任期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后来却因为忽略了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及其与政治认同的协调性,导致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脱节。俄学者认为,新时期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要更加注重"全俄罗斯性"和"欧亚性",兼顾国家的民族认同、历史认同和地域认同。③ 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对同样需要进行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中国而言,必须确立国家作为民族成员归属层次中的最高单位, 这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所必须坚持的价值共识,要借此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路径。④ 当前我国需要重视的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即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化,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在这一过程中,总是强调民族认同的多元和复杂是无益的,而应该适当地借鉴俄罗斯利用国家传统政治文化统合民族文化认同的经验,避免让多元文化族群认同压制统一的国家政治认同;让各少数民族地区在认同自身历史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华民族的集体概念和国家精神。同时,还要充分利用传统政治文化中能被所有民族认同的因素,让政治认同超越基于地域和族群文化的民族认同,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新时期的国家认同内核。

再次,全球化既带来了国家认同危机,也为其重塑提供了新的可能。⑤ 一方面,现代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巩固或重建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如中俄一样的转型国家,可以借助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之梦。因为,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意味着"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密切关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⑥ 从认同结构来看,积极的认同关系应该是行为主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⑦,而不是通过一味加强两者的差异性和冲突性来凸显个体价值。过于强调排他性

① 范晔:《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理论关系的经验检视》,《新闻大学》2010 第 2 期。

②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3 页。

③ Этн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http://3ys. ru/politika – bezopasnosti – v – sfere – natsionalnoj – i – regionalnoj – problem – rossii/etnicheskie – aspekty – natsionalnoj – identichnosti. html

④ 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⑤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12 页。

⑥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29 日。

⑦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02.

的认同结构只能鼓动过多的“零和”思维,造成结构的封闭和失衡,不利于民族思想的健康发展。国家认同构建需要一定的他者成分增强内部统一,但又不能过于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俄罗斯著名文化学家康达科夫曾说,当代俄罗斯的文化和思想必须经由“我认知自己”“别人认知我”和“我认知别人”三个维度的构建才能形成认同。① 任何族群的共同身份都只有在与他者的交互关系中才能得到确认,俄罗斯需要在全球认同的范畴内确立自我相对“他者”的健康平衡的认同结构。而对中国来说,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参与的过程中合理地定位自己。② 我们不能仅仅在政策层面利用传统文化吸引其他国家支持我们的政策主张,还要在认同层面着力凝练出强大的具有世界认同能力的价值观,使其成为化解国际矛盾、凝聚国际理解和支持、保障崛起安全所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推进器”。③ 中国国家认同建设需要吸取俄罗斯在与西方交往中走极端保守民族主义的教训,要积极利用西方文明的技术和制度优势,不自卑、不自大、不树敌,将学习他者作为自我强大和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基础。对于身处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只有国家认同的内容(文化认同 + 政治认同)和结构(内部同一性 + 外部排他性)都得到健康发展,才能在与外部世界的博弈中获得自主地位,真正实现“强国梦”。

总之,按照当代中国核心领导集体设计的和谐社会治国理念,我国的国家认同构建应当呈现一个三维立体的架构,即国家内部社会纵向的物质财产和地位分层的公正公平、社会横向文化和价值认同的统一以及国际社会的全面和谐。就前两项来说,涉及当前我国转型社会不同的利益及文化群体,社会纵向分层基于财富、阶层、城乡等物质利益群体,而横向分层则是人们因民族、地域、语言、宗教、文化价值观等形成的文化认同群体。构建国家认同,就要积极争取这两个层面的认同和谐。④ 从这一经验事实来说,俄罗斯在国家认同内部同一性建设中,积极传承发扬基于全体民族共同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通过学校教育、社会组织、精英推动等途径有针对性地对公民进行国家文化传统再教育。相比之下,当前我国的国家认同建设以软实力为主旨,在对外项目上能推出包括孔子学院项目在内的目标明确的公共外交政策,但对内却缺乏对传统文化必要的尊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创新性的具体民族文化教育措施,当代公民接受的还是老一套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体系;俄罗斯还非常重视针对移居海外同胞的国家认同建设工作,而中国在这方面也鲜有建树。作为同属多元民族文化的两个转型大国,中俄都应当积极利用千百年积淀的文化和制度传统优势来整合不同族群的认同目标,争取保持国家内部“和而不同”的动态平衡,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来保证文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三十年改革开放给我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物质利益和民族自豪感,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和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需求压力下,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正在从传统的“总体性社会”蜕变出新的国家－社会结构,社会的独立自主性不断提升。因此,传统的仅凭单向输入加强社会内聚力来巩固国家认同的方式不再完全适用,甚至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正如始发于 2011 年年底的俄罗斯社会动荡,主要源于普京政权出现民主倒退的现象,引发了社会不满,也动摇了国家认同的基础。这应当引起中俄两国政府的重视和反思,必须关注中俄转型社会的特点,注重公民社会的建设;要在保持对多元民族文化相对尊重的基础上,用各民族公民都认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统一内部,从历史叙事中寻找国家认同渊源,通过树立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来构建高层次的民族国家政治认同;要以国族认同为基础, 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和文

---

① И. В. Кондаков, *Глобалитет России.// Свремен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2005, С. 87.

② 傅正:《中国史叙事之争与国家认同困境》,《文化纵横》2014 年第 1 期。

③ 封永平:《权力转移的认同维度》,《社会主义研究》2012 年第 6 期。

④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前言”第 1—3 页。

化认同。① 这需要“以社会中人文和自然的禀赋为前提,修改民族认同的概念,以迁就政治的可行性”——这一途径通过已设定的民族认同来适应政治现实,让认同依据从种族或宗教,转向意识形态或共同文化的灵活概念。② 只有通过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找到共同的国家利益目标,方能实现共同的价值诉求,走上共同的发展之路。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Russia and Its Enlightening Meaning for China

Liu Y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Russia has always been in the dilemma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geopolitical identity. So since it started to build its state identity, Russia has been seeking for a national ideology to balance its self-identity and the state's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state identity, which should be supported by both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ssia's state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cal structure, which is comprised of the internal consistence and the external exclusiveness,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alance where Russia can realize its stable development. Both China and Russia are transitional countries, being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reconstructing their state identity. The two giants sha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in their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s and have their own problems in their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na may learn from Russia's experience in its internal identity when reconstructing its state identity through developing its traditional historical culture, but must beware of the tendency of over-emphasizing the danger of exclusiveness. China's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its state identity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civil society and supra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fostering values with the capacity of world identity. Contemporary China's socialist core values should be enhanced in both content and struc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Russia, China, Nation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②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 175—177 页。